

揭示高校招生内幕

招生办主任

老悟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揭示高校招生内幕

招生办主任

老悟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招生办主任/老悟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104-03099-7

I. 招…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6087号

招生办主任

责任编辑: 左灿丽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 樊国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址: www.theatrebook.cn

电话: 010-58930221 58920237 58930238

电话: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100097

印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8

字数: 220千

版次: 2009年11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104-03099-7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一	1
---------	---

“不用等小耿了——他一大早就来过了！”汪得勇声色俱带不悦地说，“但屁股都没来得及坐热，他的太太就来电话把他叫回去了。据说一个在他家过年的特困生病了！与他前后脚来的锦都财经大学的曹主任以及几个区县招生办的主任随后也走了。”

二	14
---------	----

耿荣在张民的手下既读了四年书，又打了四年工——他参与过学校招生简章的设计、撰写、分发，新生的招生、接待、安置、入学教育，教学与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深知学校之所以亏损纯是张民经营无方、管理不善造成的，因此，当张民“哄骗”他承租学校时，他“傻乎乎”地接受了张民的“哄骗”。

三	23
---------	----

原良品所说的“老时间”即晚上八点整。像不少国人一样，原良品很迷信“八”字；加上他又恰好在“二十八”岁那年考上大学，在“三十八”岁那年当上鲁州市团委书记，于是，他后来更加迷信“八”字，并曾专门到鲁元寺向佛许诺，以后每年正月初八必去那里烧香拜佛；后来在“四十八”岁那年当上鲁州市委书记后，他甚至把“八”看成了自己的“命日”！

四	34
---------	----

“参股百分之五每年获取的收益都这么多，参股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那每年获取的收益岂不更多？我在任期间，那小子可能会真的这么

待我，可一旦我离任了呢？我离任了，那小子不一定甚至肯定不会这么待我了。时下的人们哪个不是认职不认人？只要有利可图，过河拆桥、免死狗烹的事谁不敢做？还是应该支持张民收回学校！”

五 42

听到汪得勇的吼声后，李满德和易容光立马像两只忘情鸣叫的知了突遇雷雨停止鸣叫一样停止了对骂，接着，争先恐后地向汪得勇诉说了自己的委屈，可说着说着，两人又对骂起来了。

六 52

“谁想要赖？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怕什么？！”汪得勇豪气冲天地说，说完，便把那三盅酒喝了个罄尽。之后，虽然觉得天旋地转，但还是未忘“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起身扑向田甜，田甜条件反射似地一躲，汪得勇轰的一声栽倒在地……

七 63

“老汪这一病他自己倒无所谓，可我们受的影响就可大了！”听完耿荣的介绍后，邵川山说。

“是呀！老汪这一病，我们招生简章的审批就得往后拖，招生工作受到的影响可就不小了！”赵黛丽附和着说。

八 70

当两瓶茅台酒和二瓶人头马被喝光时，李礼辉、张民、耿荣都已烂醉如泥，原良品、马小蓓虽然没全醉但也醉了六七分，汪得勇一则酒量大，二则是有备而来，便清醒如常，于是，一边叫来司机将李礼辉、张民、耿荣等人送走，一边让侍应生把原良品和马小蓓扶进总统套间……

九 80

“你以为一顿饭吃几万块钱应该是一件不可思议事吗？那些人都是一

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人，一顿饭吃几万块钱，对于他们来说算什么！”耿荣说，“所以嘛，我们也不能一心指望一顿饭就能封住他们的嘴，还得进一步地做做准备工作。

十 89

听到宋慕拯的建议后，张民本想说汪得勇和原良品虽然关系很铁，但那“铁”也只不过是一种利益关系，但转念到这次自己与汪得勇穿的是一条连裆裤，汪得勇也应该做点实际的事情，而不能只发号施令，便连连点头道：“对，对！这个主意不错！”

十一 99

“这就是桑拿馆？行！在这儿洗桑拿也是一样！”田甜全无睡意地说，“走！去洗桑拿！”说着，头倚耿荣的肩膀手攥着他的胳膊往旅馆里走，边走边品味着他的体味。走进房间后，还没等耿荣搁下手提包便突然双手相挽勾住耿荣的脖子把自己吊了起来，嘴唇奔向他的嘴唇……

十二 109

见面会最后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见面会一结束，学生们纷纷向班主任索要环球招生公司的新生预录登记表。受三中师生的影响，随后武山市其他高中的领导纷纷与环球招生公司武山分公司联系，索要招生简章和登记表，武山分公司堆积如山的招生简章和登记表很快就销售一空……

十三 117

“那就高尔夫球会员卡 and 麻将会员卡各办一张吧，咱们上午打高尔夫球，下午休息，晚上打麻将——咱们白天里做绅士淑女，晚上做赌徒。”汪得勇随口说道，“做赌徒——听明白了吗？像咱们这种人，只有在做赌徒的时候才能得到真正的身心愉悦！”

十四 124

张民虽然明知古风就是物主，他之所以不承认自己是物主是为了在遇

到麻烦时好脱身，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是满脸堆笑地说：“那就先谢谢古先生了！在下张民，也不是玩古玩的，但有一个对古玩感兴趣的朋友听说，古先生的朋友手中有几件纪晓岚的逸品愿意相让，便托在下前来了解了解。”

十五 134

两人聊天，一起做菜做饭，每做好一道菜汪得勇就将之端上餐桌，做完全部菜后，田甜布酒……但随后“程序”便出问题了——入席后，汪得勇“不小心”把自己的酒杯弄到地上了，田甜进厨房去给他另取酒杯，田甜一杯酒还没完全喝完就昏然入睡了……

十六 146

“我也赞同你这观点！但是，时代的发展是不以你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张民这类人的出现也是不以你我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比我小得多，也不在我这行当里混，因而还只是碰到了——一个张民，而我碰到的张民可多了，碰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十七 155

耿荣虽然从他们的话中听出了“来者不善”的味道，并猜想他们的“不善”可能与“统招名额”有关，但想起了“和气生财”的古训，同时也不想让刚刚出现的对自己有利形势逆转直下，便打定主意“因势利导”。

十八 164

一进所长办公室，小苟就将走私犯的赃物以及赃物的登记册送到。接着，缪起瑞关上门，将赃物全部展现在张民面前。张民与古玩打过多次交道，对古玩颇有见地，因而一见那些赃物，便意识到它们可能是些稀世之宝，眼睛不加掩饰地放射出贪婪的光芒。

十九 173

“原市长‘转正’之后，耿荣那小子对他就没有现在这么重要了！”汪

得勇进一步指点道，“我们将来又有市长夫人做内助，何事不成？现在让耿荣那小子忙乎，到时候咱们来他一个连根拔起、全面接管不就得了吗？！”

二十 180

本来一见李满德，张兵就恨从心头起，怒从胆边生，无奈两腿疼痛不已，且无法动弹，便只是怒目而视而已。可李满德还那么戏弄他，他便忍无可忍，拿起手边的茶杯就向李满德掷过去，一边掷一边骂道：“这么说，老子挨打了还该怨老子！”

二十一 189

最后，沈东风急中生智，对着张兵刚刚重新做完手术的双腿猛地一阵花拳绣腿——虽然所挨的只是一阵花拳绣腿，但张兵还是感到痛不欲生，随之便撤开了牢抓着沈东风头发的手，沈东风趁机得以逃之夭夭……汪得勇到达张兵的病房时，沈东风正走出医院的大门……

二十二 198

随后，两人“楚囚对泣”，一起痛痛快快地过了一番“娼妇”、“贱货”、“乌龟”、“王八”的嘴瘾……但此时，其他与会人员则在尽情地享受着在此前曾住过的任何宾馆怎么也不能提供的服务……

二十三 207

张民的话说完后，“强哥”还没来得及发话，那个曾被缪起瑞抓获的文物走私犯便抢嘴道，接着，出其不意地向张民下身飞起一脚，张民随之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哀嚎。而“强哥”的其他团伙则好像没有听见张民哀嚎似的，也各对准张民下身飞起了一脚。

二十四 215

开赛后，每一场开跑都出现过一个高潮——台下骏马奔腾，台上人声鼎沸，完全和看世界杯决赛的情形一样。每次冲线后，尖叫声、呐喊声、

欢呼声、惋惜声以及詈骂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欢快的笑脸、失落的愁容以及迷惘的神情彼此交织。

二十五 222

“啊！是你这狗东西呀！”李满德遭袭击后条件反射地回头一看，见是张兵，随口说道，但随后又看到了张民，不禁一惊，想抽身起来。但说时迟那时快，张兵早已反骑到他的身上了，猛烈的一阵拳击随之而至……

二十六 230

“满德！你是怎么回事呀！”闻讯赶到医院的柴莉萍见李满德被送进了抢救室，以为他性命不保，自己付出了惨重代价获得的一切即将化为乌有，失声地尖叫道，“你不是说要和我同甘共苦白头到老的吗？”

二十七 239

“您回去看了之后就知道了！”李满德语气很重地说，“别人怎样威胁我敲诈我我不怕，只要您和原市长理解我就行了！但是，不能只口头理解我，而要付出行动——当下最大的行动就是帮我拿下耿荣！”说着，气冲冲地起身离去。

二十八 247

但是，如果中院现已决定维持原判，耿荣是很难接受的——一来，他为原良品“转正”之事出过汗马之力，没有功劳有苦劳，原良品即使不帮他也不应该损他。二来，一审判决的法律依据本身就完全有问题，哪有用本朝的法律条文作为依据来审先朝的事的？！三来，他多年的辛苦便会付之东流。

二十九 256

“唉！他妈的，真美！真像乔尔乔内的名画《睡着的维纳斯》中的维纳斯——这睡姿跟她一样优雅而又随意，这胴体像她那胴体一样匀称而又

波浪起伏，这肤色像她那肤色一样橙黄而又深透着洁白，这乳房像她那乳房一样丰满，这臀部像她那臀部一样肥大……”

三十 264

“耿兄，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李满德被抓起来了！”耿荣刚摁下手机的接听键，手机里便传来邵川山的声音，“还有汪得勇和原良品！”

除夕的时针一指向午夜十二点，锦都的四郊便同时响起了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也许是国泰民安家给民足的缘故，也许是普遍的求富求吉心理虔诚而又强烈的缘故，鞭炮声一直连绵到天明。

环球招生公司的总经理张民虽然在就寝后便沉浸在鞭炮声中，一整夜几乎没有安眠过，但还是在晨曦刚露之时就起床了。仔细地盥漱了一番后，他走出大门，在自己独立的别墅院内溜达起来。虽然锦都的四郊被鞭炮持续轰炸了好几个小时，但由于别墅位于四季苍松翠柏绿竹丛立的锦山半山腰上，加上锦山本是“禁放区”，因此，院内的空气还是清新如洗。呼吸着这大都市里罕有的空气，欣赏着四周的苍松翠柏绿竹，回想着去年巨大的收入和憧憬着新的一年里更巨大的收入，他不由得心旷神怡、兴奋不已……八点钟一到，他又“果断”地结束了“游院”活动，与弟弟张兵一起各自带着妻子开着奔驰去给锦都市招生办公室主任汪得勇拜年。

十二年前，张民从锦海大学毕业时因多科成绩不及格和在读期间多次受过处分，未能拿到毕业证。在去路茫茫之际，他在读大一时的辅导员、当时的锦海大学学生处长兼招生办公室主任汪得勇的指点和帮助下，在锦都创办了高自考补习学校——锦都公学。由于经办无方，学校先是略有盈利后来是资不抵债；同时也由于在办学过程中，意识到专门招生而给别的高自考补习学校提供生源会更省事也更挣钱，他便把锦都公学租给该校的毕业生耿荣，自己在锦都工商局注册了环球招生公司。后来，他在全国一些生源丰富的地方开设分公司，于是，他便由环球招生公司的“经理”变成了环球招生公司的“总经理”。再后来，环球招生公司继续拓展业务，除了与国内为数众多的各类高校有业务往来外，还与海外一些高校有业务往来，于是，他又一跃成为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教育实业家。

张民开始办高自考补习学校那年，张兵刚好高中毕业。由于患过小

儿麻痹症，右腿严重变形，加上成绩太差，张兵便干脆放弃了高考，从老家西蜀投奔张民。

张民的妻子柴莉萍比他小十来岁，蜀州人，椭圆形脸，身高一米六五左右；她最初是在锦都公学做班主任，后来又做环球招生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再后来便做了张民的妻子。

张兵的妻子沈东风是多杭人，典型的瓜子脸，比柴莉萍略高；十四岁那年进锦都公学，张民在对她那届新生进行入学教育时看中了她，便让她勤工俭学——到他办公室做内勤；张民与柴莉萍结婚的那年，她也与张兵结了婚。

汪得勇是锦都人，“文革”开始不久，到秦水河畔的一个生产队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文革”结束后，再接再厉地参加了八次高考，最后终于考入了锦海大学政治系。大学毕业后，留校做辅导员，并在文学学位班学习；四年后，任校团委副书记，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又三年后任校学生处长兼招生办主任。刚当上校团委副书记的那年，与自己做辅导员时的学生、当时的校团委秘书章洁芬结婚，但婚后不到一年，章洁芬便因一场车祸而高位截瘫并大脑严重受损；汪得勇时下任锦都市招生办主任。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行驶，张民等到达了汪得勇位于碧云水库边上的别墅前。他们的车还没来得及泊稳，四辆车又接踵而至。

“张总，您早！过年好！”四辆车呈“一”字形停稳后，四颗人头几乎同时从驾驶室内伸出，四张嘴几乎异口同声地冲张民道。

“你们好！过年好！”张民下车后，边关车门边说；稍顿之后，又微微地皱了皱眉语意复杂地问道：“怎么小耿没来？”

张民所说的“小耿”即耿荣，郢州人，幼年丧母；有继母后，依祖父生活。由于家境贫寒，上学晚，耿荣十八岁那年才念完初中。本打算初中一毕业就外出打工的，但在毕业前夕收到了锦都公学的录取通知书……从锦都公学毕业后，耿荣从张民手中租取了锦都公学，不久将它易名为锦都人文大学。经过十几年的奋斗，耿荣先后获高自考毕业证和锦都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法学硕士学位、史学博士学位，同时，也让锦都人文大学从一个人数不足五百人的自考培训学校变成了一个包含了多种层次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超过三万人的民办高等学校。

“小耿？人家有‘三十亩地’、有小妞、有热炕头了，还会像我们这样惦记着恩公汪主任吗？！”最先走近张民的易容光摇头晃脑、语中带刺地说，“过去农民的理想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没想到堂堂史学博士的理想也不过如此！”

易容光是珲州人，头长得像一柄菜刀把，寡瘦寡瘦的——好像全身剥不下二两肉似的；比耿荣大一岁但与他同时入锦都公学。耿荣获高自考毕业证和锦都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那年，易容光获得了一张锦都公学毕业证；时下正经营着自己创办的锦都经济大学。

“也不一定不来——说不定一会儿后就来。”邵川山一边关车门一边偏袒耿荣似地说，“小耿平常那么讲义气，那么按规矩‘出牌’，应该不会不来！”

邵川山是东州人，与易容光同庚但稍小。易容光创办锦都经济大学那年，邵川山创办了锦都金海大学。

“小耿的确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是绝不会像那种没有教养的人那样行为处事的！”赵黛丽既像是附和邵川山又像是话有所指地说。

赵黛丽是秦州人，三年前从锦都大学办了“病退”手续，随后创办了锦都民族大学。

“耿荣那小子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走在张民身后的李满德语气愤愤地说，“这些年来总特立独行，与咱们不合作，对张总和汪主任也不恭不敬……”

李满德是赣州人，与张民同庚但稍大；曾因盗窃、抢劫、强奸等罪坐牢，“保外就医”时在张民的锦都公学做过一年时间的班主任，后自立门户创办了锦都职业技术大学。

“今天咱们是来给汪主任拜年的，我看，影响心情的话就不说了吧！”李满德还没把话说完，张民便打断他的话说道。

“张总所言极是！”搀扶着张兵的易容光应和着张民的话道，随后朝汪得勇别墅的大门努了努嘴道，“汪主任伴着章老师出来接我们了——咱们抓紧走吧！”

“哟！汪主任！您好！过年好！”张民应着易容光的话音抬头一看，见汪得勇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章洁芬欲顺着小洋楼台阶的滑坡往下走，便赶紧冲汪得勇高声说道，“别下来了——汪主任！”边说边加快脚步迎着

汪得勇走去。

说话间，张民等就到了汪得勇的跟前，汪得勇便把轮椅退回到走廊放稳，随后，与张民等一一握手，同时热情洋溢神采飞扬地说：“你们早！你们好！欢迎你们！”边说边把张民等迎进家，但柴莉萍和沈东凤在同汪得勇握完手后没有直接进屋，而是转身分别抓着章洁芬的手嘘寒问暖起来；尽管章洁芬目光呆滞、面无表情、手无反应，但柴莉萍和沈东凤还是一脸真诚，满口关心。

“莉萍、东凤，你们俩和章老师进屋来聊吧——外面冷着呢！”见柴莉萍和沈东凤俯着身子与章洁芬你一句我一句没完没了，张民从屋里走出来提醒道。

“啊！这外面还真是很有点冷呢！芬姐，咱们进屋去聊吧！”柴莉萍顺着张民的话说，同时给沈东凤递了一个眼色，与她一起把章洁芬推进屋内。

“哟！辛苦你们了！”见柴莉萍和沈东凤把章洁芬推进屋来，汪得勇连忙停止向张民等分发香烟而走向章洁芬，边走边高声冲楼上叫道：“小蓓，来客人了，下来招呼客人——上面的东西等一会儿后再去收拾！”

小蓓姓马，蓉京人，锦都电影学院毕业。十三岁那年，在蓉京贵族子弟学校读初中时，她收到了一份环球招生公司寄去的招生简章。当从简章上得知只要花大钱便能上锦都电影学院后，平时向往成为电影明星的她便立即打电话告知了时任蓉京市龙泉区区长的父亲；随后，她父母带着她和巨额资金找到环球招生公司；再后，她如愿以偿地上了锦都电影学院表演系，同时认了张民这个干爸。她读大四那年，她父亲因贪污受贿被判为死缓，母亲精神失常，她不仅当电影明星的希望立马化为泡影，而且还得为解救父亲而奔波、为照顾料母亲而费神。她在忧愁欲绝之际，张民再次帮了她一把——把她介绍到汪得勇家做保姆。

“来啦——”一个圆润甜美的声音从楼上回旋而下，接着，楼梯上响起了欢快而又清脆的脚步声。脚步声消失时，楼梯口飘出了一个姑娘，张民等的眼光随即像一根绣花针遇到了一块巨大的磁铁一样飞速地投了过去，并出现了片刻冷场似的寂静。但很快，那位姑娘便丹唇微起，唱歌一般地说道：“张总过年好！各位过年好！”——尽管张民是马小蓓的干爸，但马小蓓在公众场所总是彬彬有礼地称张民为“张总”——边说

边走上前去从汪得勇接过香烟盒给客人敬烟。

“哟！这不是我们的小蓓吗？”马小蓓的话音刚落，易容光便像一个大梦乍醒的人一样叫道，“真是‘女大十八变’——几年不见，我们的小蓓已经长得像一朵出水芙蓉了！”——当年，马小蓓的父母带她找张民时，易容光等都见过她。

“我们的小蓓不仅人长得像一朵出水芙蓉了，而且听说也更加精明能干了！”赵黛丽附和着易容光说，并随手握住马小蓓敬烟的手，亲昵地问道，“在这儿快半年了吧，早就想来看你——唉，总是忙得走不开！听汪主任说你非常敬业，把你章阿姨照料得无微不至的！”

“小蓓的确非常敬业——你们看，这六七百平方米的房子，平时总收拾得像今天这么整洁的，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都是小蓓一手修剪的，洁芬的一日三顿、喝水吃药都是小蓓亲手喂的，来我这里半年多了，连一次街也没上过……”汪得勇像放连珠炮一样地数说着马小蓓的劳绩，末了，又补了一句，“真辛苦她了！”

“嘿！真是辛苦小蓓了！”柴莉萍顺着汪得勇的话说，稍后又转折道，“不过，小蓓可以说也是替我们辛苦的——汪主任平时帮我们跑上跑下、受苦受累的，这些活本应由我们来干的，可都让小蓓干了，真是难为小蓓了！汪主任，我有个建议，您看行不行：今天让小蓓歇一歇，或者干脆放她一天假，让她上街逛一逛商场，或逛一逛庙会——听说今年的庙会规模空前；有什么活就让我们来干吧！”

“对！今天有什么活就让我们来干！”沈东风走近马小蓓一步，边说边从她手中接过香烟给李满德敬烟，之后，又走近汪得勇，媚眼闪烁地说，“小蓓真的有半年多没上街了吗？那今天就让她上一次街，好好地放松一下！”

“行！”汪得勇爽快地答应道，随后又说，“不过，最好晚上去——晚上的街景更美，更有情调，更有诗意！”

“对！锦都的夜晚比白天美！”赵黛丽认同汪得勇道，“晚上，我也去——我虽然在锦都定居了这么多年，但还从来没有在大年初一的晚上逛过街；再说，我和小蓓晚上一起逛街，相互有个照应——彼此都更有安全感！逛完街后，小蓓就到我那儿去住一宿——我住的那地方虽然没汪主任这儿安静，但上街方便！”

“那好——您的住处地处市中心，确实便于上街；在您那儿住就不用急着赶回我这儿了，可以尽情地逛街！”汪得勇大加肯定道；随后又转向马小蓓道，“小蓓，你白天捡要紧的事做一做，晚上随赵校长去逛街，今晚我替你当班照顾你章阿姨！”

“谢谢汪主任的关心！谢谢莉姐、东凤和赵老师的关心！”马小蓓赶紧答谢道，随后向厨房走去，但一会儿后又转回来对汪得勇说，“汪主任，楚师傅说饭菜已经做好了，问您是现在开饭还是等一会儿。”

楚师傅是章华大酒店的掌勺师傅，汪得勇自从做了锦都市招生办公室主任后，楚师傅几乎每年大年初一都被他的老板范童派到汪得勇家掌勺。

“就现在开饭吧！”汪得勇语气干脆地说。

“不等一会？”邵川山试探着说，“耿荣还没来——他过去每年的今天都来，现在说不定正在路上呢！”

“不用等小耿了——他一大早就来了！”汪得勇声色俱带不悦地说，“但屁股都没来得及坐热，他的太太就来电话把他叫回去了。据说一个在他家过年的特困生病了！与他前后脚来的锦都财经大学的曹主任以及几个区县招生办的主任随后也走了。”汪得勇刚说完，他搁在房间里的手机响了，便转身去接手机。

汪得勇一向以儒雅著称，平时总一副文质彬彬涵养颇深的样子，而这天是大年初一且有张民等众人在场，他却一反常态，对此，张民等颇感纳闷，以至于在他离开后面面相觑，甚至还出现了片刻的冷场。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为了调节气氛，邵川山故作豁然开朗样子说道，“我说那家伙贼精的，怎么会不来呢？！”

“那小子回去了也好！”易容光语带不满地说，“那小子平时总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眼不见心不烦！”

“的确！没那小子，咱们玩得更痛快！”李满德赤裸裸地说，“赶快吃吧——吃完了，咱们陪汪公好好地玩一玩，用实际行动来给汪公拜年！”

“哟！看来，我们的李校长今天是有备而来啊！”张民戏谑道，“带了多少？说来听听！”

“也没多少！”李满德边从随身携带的提包里掏出一扎“大团结”边说，“这样的——就十多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嘿！我还以为有多少呢？”易容光走近张民一步冲李满德说，“就这么一点，怎么说要陪汪公好好地玩一玩？张总，您说是不是？”

“这么多——也行！不过，不够也不要紧——谁不够，找我！”张民说，“入席吧——想玩的话就得抓紧点！”

汪得勇接完电话走出房间时刚好听到了张民有关“入席”的“号召”，便顺着他的话说：“对！入席吧！”说完，向张民等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张民等入席坐定后，汪得勇率先举箸道：“请吧——诸位走了这么远的路，也该补充点能量了！把肚子填饱后，诸位还是像往常一样，打牌打麻将健身爱干什么干什么！一年忙到头，也该放松放松一下了！”

“遵命！”张民语带夸张地笑道。

在再次举箸之前，张民端起酒杯在桌上磕了磕，朗声地说：“诸位！我们借花献佛，敬汪公一杯——祝汪公身体健康，官运亨通！”

“谢谢大家！也祝各位身体健康，财源广进！”汪得勇答谢道，“来——干杯！”随后，大家一饮而尽。

“谢谢汪公！”放下酒杯后，张民向汪得勇倾了倾身子，一副媚态地说，“我们的财源还得仰仗汪公您了！”

“正是——正是！我们的财源还得仰仗汪公您了！”赵黛丽附和着说，“汪公给张总的‘特控名额’越多，张总的财源就越广！汪公给我们的‘统招名额’越多，我们的财源就越广！”

赵黛丽所说的“特控名额”即各公办高校的机动名额。各公办高校校长及其所在地的政府首脑往往掌控着一定数量的机动名额。赵黛丽所说的“统招名额”即民办高校获得的被纳入到全国高考统一招生计划之中的名额，这类学生由其所在学校自行签发国家承认的毕业文凭，而不像同一所学校的自考生那样必须各科都参加国家组织的统一考试，而且只有及了格之后才能获得国家承认的毕业文凭，因此，民办高校的“统招生”比“自考生”好招生得多。

“嘿！你们也不是不知道——特控名额是由市长校长们掌控着的，统招名额是由市长办公会议决定的！”汪得勇冲赵黛丽等笑道，“要是特控名额由我汪某掌控着，我就全给张总！要是统招名额由我汪某说了算，你们要多少我就给多少！”

“如果没有一定的特控名额做‘支撑’，这生就不好招了。”张民语